

吕新——著

蓝

瓦

非外借

作家出版社

瓦 蓝

吕
新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瓦蓝 / 吕新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063-8695-1

I. ①瓦… II. ①吕…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24490号

瓦 蓝

作 者: 吕 新

责任编辑: 赵 超

装帧设计: 崔晓晋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 212

字 数: 335 千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695-1

定 价: 4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contents

录

绸缎似的村庄 1

青纱帐 53

王家峪 105

我们 146

瓦蓝 188

初夏 247

鱼鳞天：轻轻地说 285

绸缎似的村庄

你的容貌，你的身世，你的黝黑的邻居。

——题记

—

大约两年前的一天，我在书房里接待了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尽管他像大多数的青年一样具有一身咄咄逼人的气势，而我最终还是未能记住他的名字。是的，我老了，我现在时常感到记忆如同口袋里的钥匙，装着装着就不见了，很难说随手放在了哪里。

那个午后造访的年轻人来自气候寒冷的刘芝山区，如今是一家报社的记者，他带来了王陵的一些近况。十多年前，一种类似平地隆起的光线使一向贫穷而默默无闻的刘芝山区突然沐浴在某种深不可测的荣耀之中，一位作家从那里走向世界，那个人就是王陵。

我所认识的王陵是成名数年后的王陵，我们曾在一些会议上不期而遇。在我的那些不太可靠的记忆里，他的言谈如同结构严谨的论文。然而，王陵坚持说他不喜欢理论。我的眼前有时会浮现出他那挥动的大手，仿佛黄昏之后的蝙蝠。“生活是毛茸茸的。”他说，“毫无疑问，文学也要求茸毛……”他后来说的那些话我都忘记了。是的，他是从那种毛茸茸的生活中走出来的，身上沾着露水，头发里藏着麦秸，以后，荣耀开始在枯枝败叶中泛起。

我至今记得八十年代初期在首都召开的一次文学会议。那时候，来

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们衣着朴素，谦逊敦厚，随身携带着一些简单的洗漱用具，玉兰香皂、“犀牛牌”剃须刀、集饮水与漱口于一身的搪瓷缸子，一两本自己喜爱的书；那时候人们都没有什么法宝，写作在黑暗中摸索，在摸索中激动、兴奋、困惑；那时候，谈起女人，人们就自然而然地脸红，爱情使大多数的人感到不自在，羞于启齿。

我就是在那次会议上认识王陵的。这个来自高寒地区的年轻作家，除了一套简朴的生活用品之外，还另有两件法宝随身携带——那是两个人，俄国的托尔斯泰和法国的雨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陵不是一个人来参加会议，而是三人同行。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王陵出其不意地搬出托尔斯泰和雨果，镇压了与会的所有作家，包括会议的组织者。

一些人认为，王陵对与会的人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但大多数的人认为，对大家构成障碍的不是年轻的王陵，而是那两个拖不动摇不动的俄国人和法国人。

是的，我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一年以后，王陵又带着两个人——哲学家叔本华和小说家卡夫卡——参加了在南方某省召开的一次会议。每次开会，王陵都带着新的同伴，不能不说是兵强马壮。祖训即经验，王陵牢记着这些，随时做一个有心人。在我的印象里，有上百位作家曾先后伴随着王陵参加过一次次不同的会议。1985年，在一个海滨城市，当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王陵突然对人们说道：

“不会写女人的作家成不了好作家！”

又是一个惊人的提法，不啻是当头一棒！对于许多不善于揣摩女性心理的作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绝望的信号。是的，这不能不令人沮丧，文学在一瞬间变成一种难以攀缘、无法穿越的绝壁。此路不通。得救无门。

然而，以后他又说，模仿是糟糕的，但又是必要的，庸俗的人总是将借鉴无情地推向某种庸俗的解释之上。

大约从那时候开始，王陵在寒冷的刘芝老家开始用心书写一个民族的秘史，构建一个非凡的世界。他深信，那些具有本土风格的小门、神秘的庭院、带有民族色彩的回廊，最终都将通向世界。一个庄严的世

界，需要一双双庄严的手去抚摸；一个滑稽的时代，最终还得靠滑稽的人们亲自去收拾、装殓。

.....

午后，书房里的光线逐渐趋于模糊、昏暗。衰弱的视力甚至使我无法看清那位年轻记者的面目，我的眼前只有一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轮廓。他是王陵一手提携起来的。刘芝山区的许多农家子弟在王陵的关照下，如今都置身于新闻界、文化界，有的已很有名堂。当我问起王陵的近况时，那位年轻的记者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对我说道：

“可以说很好，一切都相当顺利、圆满。”

“一切？”

“是的。写小说，王陵堪称大师。搞阶级斗争，也是一位高手。”

许多曾经担任过要职的老干部、老作家，如今都已纷纷倒下了，在他们的文学生命和政治生命都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王陵的力量是强劲而无穷的。年轻的记者将这归结于一个人的智慧与命运，刘芝地区的百姓则认为一切都是天意，不是王陵非要这么干，是天让他这么干的；王陵并不愿意写那种传世的经典，但天意难违。

是的，我想实际的情形一定是这样的。我已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高速公路使我们相互之间失去了音信，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仿佛彼此都已经从大地上消失了。

二

春天里的一个早晨，一些早起的人们看到年过七旬的王进财正在池塘那边走来走去。早上有风，王进财的身上套着一件皮坎肩，他走路的样子像是在踩着石头过河，步伐均匀而又显得非常迟疑。一步，两步，三步……黎明即起的王进财就那样不声不响地在池塘附近一带走着，远处和近处都有人在看着他。后来，人们很快就明白王进财不是在散步，而是用最古老最可靠的方法在仔细丈量土地，以求得一种明白无误的距

离。照他那种走法，三步即为一丈。人们都看出王进财的意图来了，他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如一只早起的山羊，翘着胡子，面朝东方。

太阳升起来了，池塘里的水像是镀了金。

上午。一个穿着一身白西装的人出现在池塘的一侧，四十岁以上的人们都认得那是王进财的儿子王陵。

在那片露水闪耀的草地上，几个身材矮小的农人正在吃力地搬运石头，还有几个人肩上挎着筐子，手里提着绳索。王进财的儿子王陵注视着那些干活儿的人，他看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将东边的石头吃力地搬到西边，站在西边的几个人又同样吃力地将脚下的石头搬到东边。那些人陆陆续续地在王陵的视线里走来走去，王陵的眉头渐渐紧锁起来。他的身后有一把白色的椅子，他站在椅子的前面。那把白椅子是一个叫玉玺的人搬来的，此时，玉玺就站在椅子的后面。有一段时间了，自从王陵从省里回到刘芝山区以后，人们发现身材矮小的玉玺一直在王陵的身边跑前跑后，听候使唤。

“这样干好像不行。”王陵看着那些搬着石头来回走动的人，对身后的玉玺说道，“他们那是在干什么？锻炼身体？消磨时光？”

“不是的。这石头不是那石头。”玉玺说着，来到王陵的面前。玉玺告诉王陵，从东边搬到西边去的那些石头都是好石头、新石头；而从西边搬到东边去的那些不好的旧石头基本上都不能用了，都风化了，像长时间板结成块的面粉，虽然有形，有模有样，但本质上早已酥了。玉玺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一个准确而传神的词，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他自己倒率先笑了起来。王陵没有笑，他看见玉玺在笑的时候露出了一些黑色的牙齿。

王陵的目光落进池塘里。不久以后，又延伸到草地上。

已是暮春时节了，但那些搬石头的人们依然都穿着黑棉袄，像雨前的蚂蚁一样忙碌而无声。王陵想起小的时候自己也一直穿着这样的一身黑棉衣，每当夏天来到，天气炎热的时候，他的母亲就会把里面的灰黑的棉花全部取出来，到冬天的时候再絮进去。一丝微微的寒意在池塘的四周流动着，王陵打了一个冷战。

“有我呢。”玉玺对王陵说，“有我在一旁监督，他们不至于窝工。”

“工匠们都找齐了吗？”

“是的，都齐了。八个石匠，四个木匠，都是咱们这一带的能工巧匠。”

“他们什么时候来？”

“马上就到，马上就要出现了。”

踏着沾满露水的青草，王陵向河边走去。消瘦而模糊的童年，已遥不可及，仿佛远在数千里之外，无论以什么样的速度和方式都无法到达。没有办法了，再也回不去了，如同一个居住多时的帐篷，在你离开以后，立即便被风卷走了，连遗址或废墟也不存在了。

王陵独自在河边走着。不远处忽然传来一阵十分难听的歌声，一个模糊不清的人落在那声音的后面。身边的这条河，曾无数次在他的笔下出现，过多的喧哗，无声的流淌，月光透明，树影婆娑。河水也需要控制。二十多年前，王陵曾听人说，有一位僧人，在没有木桥、没有舟楫的情况下，凭借一种外来的文字，轻而易举地渡到了河的对岸。那时候王陵正在这条河边做工，穿着黑棉袄，背着石头，平静的河水常常在梦中将他漂起，缓缓地浮出水面……道听途说……有一只手在他那里轻轻抚摸，如同一种低声的交谈，呢喃如初，和风细雨，亲密无间……

胭脂镇快要到了，王陵远远地看见了镇里的房屋和一段街道。没有什么事要到那里去办，于是，他停下来，顺着原路往回走。沿途的河水还算得上清澈，有些地方居然长着几丛芦苇。清澈的河水使王陵生出一种含蓄的自豪。

不久以后，他听到了石匠们凿击石头的声音。

三

在寒冷而贫穷的刘芝山区，许多在外面混得不错的人都要在自己的出生地建筑七孔甚至十孔崭新的石头窑洞，或者建造一座三进的庭院。

那些经过精心修饰后的新居有时候并没有人居住，作为一种象征、一种标志，主要是给那些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人和与他一起长大的同辈人看的。

富贵而不还乡，无异于锦衣夜行。

四

刘芝山区金黄的茅草和清澈的河水培育了王陵。在那些浑圆起伏的山冈上，忧伤而洁净的褶皱随处可见。有些时候，王陵觉得在老家的蔚蓝的天空下建造一座庭院要比自己写作一部书重要得多。他的父亲王进财一次次催他回来，期盼早一天能够看到自己的屋宇在故土上耸立起来。并不是我要住，父亲说，我已经七十多了，用不了多久就得重新回到土里去，我是要让咱们的房子像棍子一样戳进他们的眼里去，让他们一想起来就疼痛不已，失眠，呕吐，心悸，头晕……王陵劝说父亲，不要将房屋想象成棍子，棍子的本性又细又短；扬眉吐气是一回事，而一座好的房子是另一回事，它应当像阳光一样引人注目，和煦，明媚，外松里紧，人人向往，但没有一个人能够抓得住。

是的，可以说就是那么回事，但父亲似乎有些不大明白。那些天，王陵几乎夜夜都梦见阳光，梦见出生地地上稀疏的草木像饥毙的老人和孩子一样纷纷在他的视线里渴死、倒下。有些时候，在你不需要亮色的时候，阳光显得锋芒毕露，在你的脸上和身上留下许多深浅不一的痕迹。谁都不能例外。王陵躺在家里的土炕上，幼时的荒原般的出生地狭小得令他感到吃惊，而此前曾经一直以为从前的天地广阔无边，所有的奔跑与呼喊都无济于事。

晚上临睡前，父亲从外面抱回一捆柴填进灶膛里。王陵在与一位表弟说话的时候，看到了那欢乐而又不乏忧伤的火焰。不久以后，暖人的温度像电一样流遍了整个土炕。火苗还像他小的时候看到的那么大，但亮度不尽如人意。表弟坐在对面，用一种敬畏的目光望着王陵，他们谈到了很多的事情，但每一件都谈不上畅所欲言。暮春时节的夜晚仍然需

要烧火，适当地加温。不久前，表弟的媳妇来过一次，她第一次见到王陵，她的神情是无限陌生的，但眼中流露出的一丝温情使王陵感到心里一热。王陵用职业性的目光打量着她的身段。他们夫妻是来邀请他的，请他去吃饭。

王陵取出一枚戒指送给她。

他们夫妻两个说什么都不要。少妇的脸先红了，胸前的衣服像水一样波动着。表弟说，请你吃一顿饭，就赚回一个戒指，真是一桩好买卖。皮肤粗糙的表弟很想幽默一下，眼前这一男一女两个人值得他这样去做。王陵对他说，你们可以请我吃五次饭，但我不可能送给你们五个戒指。

王陵说完后，忽然看见表弟媳妇健壮的身影投映在对面的墙上。

五

多么宁静呀！我的上帝，多美的家乡呀！送走他们以后，王陵迅速回到屋里。那个丰满而光洁的裸着的身影似乎仍然挂在墙上，如一幅令人耳目一新的画。他穿过垂着帘子的过道，来到一间存放杂物的房子前，往昔的气息深藏在里面。最好不要触动它们。他对自己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滚热的火炕使他不能很快入睡。于是，他披着衣服来到外面。月光下，他看到了无数个烟囱。是的，各家屋顶上的那些漆黑的像树桩或水桶一样的影子就是烟囱。多么宁静呀！多么让人不能入睡呀！昨天上午，负责监工的玉玺告诉他说，那些石匠在新起的墙边听到了流水的声音，水声将他们其中的两个人击倒在地基的一侧，脸上划开一些口子。

他们真能胡说呀！他在心里笑了一下，但表面上未动声色。也许有那么一点儿影，也许全是无稽之谈，一切全都是冲着酬金的数目来的。石匠们懂得什么呀？他们哪里能够分辨出水流的声音，他们只知道抚摸石头。是的，那“潺潺的流水”毫无疑问是玉玺的发明与描绘，石匠们

的口里发不出那两个字的音。玉玺在刘芝山区也算是小有名气，几年前他写过一本描写匈奴的书，在王陵的关照下得以出版。书中的匈奴都骑着马，有的像屠夫，有的如同浪漫的诗人，内心活动非常复杂。

真是糟糕呀。王陵在月光下边走边想。家里的人都已入睡了，不远处传来一阵牲畜吃草的声音。与故土的多年隔绝，已使他分辨不出牛马的咀嚼之声。距离越来越大了，心硬，泪少，很难再被什么所打动，再也不是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了。

文学的加工是多么的可怕呀！不切实际的夸张和描述又是多么的让人难堪呀！什么叫润色？那不过是不负责任的添油加醋罢了，只会使事情本身变得更糟。是的，那些石匠听到的也许只是一种断断续续、若有若无的残漏之声，而玉玺却自作主张地将那种不可靠的——未必来自墙内——东西说成是潺潺的流水。

潺潺流水？岂有此理。

回到故乡一个多月以来，王陵终于发现自己是多么的不喜欢玉玺这个人呀，大包大揽而又诡秘溜眼，嘴里很少有什么实话。与这样的人在一起，太没有意思了，王陵甚至有些害怕见到他。然而，许多的事情又都离不开他，他自己为了报效也乐于跑前跑后。那么，就让他尽情地跑吧。

月光下的村庄疏松而宁静，到处都能闻到睡眠的气息。在梦里，在白昼里，车声辘辘，成熟已久的黄杨木鲜艳欲滴。有一年夏天，王陵带着妻子回老家避暑，刘芝山区舒卷的树叶像杂色的旗幡一样反复招展，无声地飘动。一天夜里，他的妻子突然从睡梦中惊醒，她打着手电，让他看她的大腿。在梦中，初来乍到的她正在村口的池塘边散步，忽然感到大腿被远处伸来的一根风尘仆仆的长矛刺了一下；那些体格魁梧、沉默不语的士兵将生锈的长矛抽出来以后，她清晰地看到那明火执仗的枪尖上挂着自己的一缕肉。他们举着一只电流不太充足的手电，到处寻找劫后的余血。被褥上，她的内裤里，她的大腿内侧，甚至他的两只手，他们差不多都看遍了。夏日的夜晚，古老而缓慢的一起一落的呼吸声随处可见。他们没有找到任何一丝血迹。第二天，太阳一出来，她的那些

怪念头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几个小时前刚刚逝去的那个夜晚耗去了他们的许多精力。上午，他们在舒缓闲适的行走中恢复精力，经过村口时，池塘那边传来一声嘹亮的悲啼，一只红翅膀的饿鸟栖落在一根手臂一样粗的树枝上。

在王陵的记忆里，许多从前的事物仍然一如既往：牛的沉闷的叫声，一具形状简单的犁，开满蓝花的土崖，垂死的一动不动的担架，人烟稀少，简短而无力。揣摩，把握，记录，提供，度过，拜访，进入，介绍，认识。最初的纪念来自于一次猝然的出现。群山背后，流星耀眼，某些黑暗的侧面或角落在亮色中泛出微微树木般的绿意。

他清晰地铭记着赤身沐浴的感觉。一个人在月光下不断地打着手势，心事重重的手势，闲适无聊的手势，夜色的衬托使展开后的手势形同一只鸟的剪影。

许多的东西都已不再是那么回事了。近两年来，他常常暗暗地问自己。那些简单的疑问，拗口的答案，老实说不能令人满意，它们毫无硬度，因而谈不上牢固，一切都如同水，如同季节的更替。在强劲的实际情形面前，大多数的人都开始放弃初衷，丧失信念，所有的堤坝都失去了抵挡的能力。没有办法了，守住守不住都不意味什么，只有躺下才不感到吃力。

每个人看上去都像是烦躁的寡妇。

有一张湿润而充满欲望的嘴多年来一直在王陵的记忆深处时启时合。

六

一位颐指气使的大木匠站在高高的房梁上，嘴里衔着烟，他的喷云吐雾的作风给王陵留下了不良的印象。

负责监工的玉玺告诉王陵，眼前这个高高在上的家伙叫金大掌，目前是方圆几十里以内所有木匠的头，基本上已经不怎么干活儿了，只说说话就行了，他有六个老婆、十七个孩子，八男九女。王陵听到这里，

抬头重新打量了一下站在房梁上面的那个人。金木匠目光深陷，面孔红润，手臂上的金表金链闪烁着满足与荣耀。玉玺对王陵说，去年我给他写了一篇文章，《世纪末的神工鬼斧——今日鲁班金大掌》，他一下就给了我这个数——

玉玺伸出手指比画了一下，又立即敏捷地缩回去了。周围并没有人注意他的举止，出其不意显得有些多余。王陵也没看清那是多少。一个神秘的数目？一长串……灰烬？

晨光中的刘芝山区，露珠遍地，炊烟如柱。再过一些天，房子就完全落成了。新宅的飞檐借用了一种老式的经久不衰的舞姿，凌空翘起。许多的长辈和同辈人像一件件出土已久的陶俑一样稀疏而无声地散落在四周，他们的衣服和皮肤看上去衰败而遥远，散发着往昔岁月的气息。他们在眺望王家的新宅的时候，有的站在树下，伸出红白而僵硬的舌头；有的缩着脖子，蹲在镀金似的黄色板墙下；有的把手伸进裤裆里，脸上洋溢着某种古怪而神秘的笑容。

仿佛一场旷日持久的厮杀正在你的视野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按部就班，节节败退，交战的双方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把房梁再抬高些！”

多数时候，大量地无节制地运用修辞，会使某一个人的身世变得光怪陆离，迷雾重重。类似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曾使许多人为之颠倒，王陵自己也不能例外。现在，那样的一种具有草莽色彩的时期总算过去了，许多人的思想开始变得令人惊讶。旧事重提与目光延伸都谈不上新鲜。比如，有一个人蓄着一种茂密的树藤般的胡须，退回几年前，激动不已的写作者们无疑会做出夸张而不厌其详的描述，“犹如一部源远流长的民间史诗”。现在，这样的生瓜似的句式已经不多见了。人民在进步，语言在蜕变，许多不必要的饰物如同中年妇女腹部的赘肉，正在被剥离，干干净净，远离本体。茂密的长胡须多么肮脏，心慌意乱的人需要它装饰自己的面目。作为一种不洁之物，用餐饮水的时候，不得不将它用手擦起来，露出一张含有黏液的嘴……王陵见过那些胡须上挂着水

珠或米粒的人，这样的闪现或回忆尽管短暂，但常常会导致他的某些构想发生断裂。

他在回忆中呕吐。

他听到了父亲的咳嗽声，不是病态的发作，而是缘于激动和某种狂热，扬眉吐气，改天换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隔壁的房间里似乎不只父亲一个人，还有其他的声音不断地传来。父亲在干什么？有人似乎在叫他的儿时的小名，他笑得禁不住咳嗽起来。

昨天中午，王陵见到了一位远道而来的亲戚。那个人六十多岁了，有一张腐朽的脸。算起来，王陵竟长他两辈，他应该管王陵叫舅姥爷。这位外甥孙没有明显的职业，目前以放高利贷为生，坐收渔利。听说舅姥爷从省里回来，在老家盖房子，于是就赶来了。他一口一个舅姥爷，叫得王陵坐卧不安。

“不必拘礼了，就叫我王陵好了。”王陵对放高利贷者说。

“那哪能呢？您是长辈，我是晚辈，不管我的利润有多高，您还是我的舅姥爷。”

真是可怕呀！这样的血缘关系是怎样延续下来的？王陵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辈分竟有如此之高，他听惯了别人的子女称他叔叔或伯伯，却从来没有听过有人管自己叫舅姥爷。一种多么老迈而昏朽的身份。

“那么，你的儿女们都还好吧？”王陵强迫自己换上一种比较苍老的声音。

“过得去，都还过得去。”

“你媳妇——我的外甥孙媳妇，她也好吗？竟从未见过。”

“是的，她不能说不好。早些年的时候，经常跟我闹。自从我手里有了一点儿钱，她就不再闹了。我对她说，想闹你就再闹吧，闹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舅姥爷您说是不是？小人啊，他妈的，见利忘情的小女人。”

“不能怪她，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

“是的，舅姥爷您说得对。女人嘛，就得时不时地哄着点儿，该硬就硬他一家伙，该软就软一下，这么晃一晃，拖一拖，一辈子也就很快

过去了，怎么活不是个活呢？我对她尤其不认真。何苦呢？”

“你的生意怎么样？”

“不瞒舅姥爷，去年可是赔了。”

“怎么回事？遭到了打击？来自政府方面的打击？……限制？”

“不是的，舅姥爷，是别的事。”

去年秋天，这位外甥孙的一个儿子按期去附近的一个镇上收取他们放出的利息，不料在途中遇到车祸，人很快就死了。死者的遗孀打算再嫁，但做公公的有言在先，如要再嫁，将收回他们夫妻名下的所有财产，利润一分没有。儿媳妇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放弃了再嫁的打算。再婚意味着损失，意味着与红利为敌。

“你真是糊涂！”王陵说，“儿子已经死了，你还把一个寡居的儿媳留在家里干什么？难道就不怕别人说你什么？”

“舅姥爷，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嫌她薄情寡义。舅姥爷您不知道，男人刚死了两个月，她就动了心思。我看不惯呀！”

“她有权利要求激情。而你，没有权利把她扼杀在家里。”

“舅姥爷，我没扼杀她呀。她要是一分钱不要，我可以让她走人。”

“她要钱也是应该的，嫁到你们家那么多年，临走还能空手去吗？别人要笑话你的。你自己的良心能安宁吗？”

“舅姥爷，我的意思是……”

“听舅姥爷一句话，回去多给她些钱，让人家再嫁了吧。她还那么年轻。”

“她已经不年轻了，快三十了。”

“当然还年轻，三十岁还不年轻？城市里三十多岁的还把自己当孩子呢。”

“我不甘心哪，舅姥爷。”

“有什么不甘心的？多出点儿钱，就当你再嫁一次姑娘。”

“她不是我的姑娘，她只是……”

“我知道她是你的儿媳，我是说你为什么不能把她看作是你的女儿？假设，如果，你的女儿现在就要出嫁了，你打算袖手旁观吗？”

“当然不能。那是要出血的。不可避免，躲都躲不了。”

“这就对了。”

“舅姥爷，您的工作是劳心的，可您看上去还是那么年轻。我不行了，尤其是精力，近两年来非常明显，一直下降，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都不起作用。那种东西，它要从你的身上离开，你是挽留不住的。”

“你保养得不错，看上去还不太老。”舅姥爷对外甥孙说。

“那是虚的。”

是的，远道而来的外甥孙头发已全部花白，风尘仆仆，元气锐减。在年轻的舅姥爷面前，他感到自惭形秽。闹多少钱又有什么用？很难说那是为哪一个人预备的，目标不明，毫无把握。牙齿松动，视线模糊。一切的迹象都像是处于一场华宴之后，孤灯寡影，杯盘狼藉。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走光了，剩下少数的几个影子还在外面的黑暗中像鬼魂一样窥探、蠕动，窃窃低语。那是几个还没有拿到钱的人，一旦想要的东西到了手，他们也会立即像听到放学铃声的小学生一样迅速地离去，将他一个人抛下。

唉，去他妈的吧！

精力不济的外甥孙睁开一双浑浊的眼睛，从内心深处发出一声回天无力的长叹。

七

障眼法属于一种小心翼翼的手势。在过去的那些年代里，那样的手势常被看作一种与生俱来的禀赋而与神秘和智慧联系在一起。在那种时候，有关的纰漏常被粗心而热情的人们所忽略，谬误得不到怀疑。在期待大于技术的短暂间隙里，一刹那的恍惚终于出现了，迷幻的情调开始登台亮相。

真相一直隐匿不出，是否由于真相从不曾存在？

在刘芝山区乃至整个世界，有无数的东西都似是而非。